



安徒生童話全集之二

# 天國花園

葉君健譯

826(55)  
3022  
2

安徒生童話全集之二

# 天 国 花 园

叶君健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49 年版本

天 國 花 園

〔丹〕安徒生著  
叶君健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460

开本 787×1092 毫 1/36 印張 3.8/9 插頁 2 字數 63,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 定价(6) 0.34 元

##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六篇美丽的童话。作者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善意地批评了人们的缺点，同时也歌颂了人们的高贵品质，如艾丽莎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那个锡兵的忠诚的爱情。但对于统治者的愚蠢，则作了无情的讽刺，如对那个喜欢穿新装的皇帝。每篇童话都充满了美丽的想象和幽默，同时令人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真实。

统一书号：10078·1460

定 价：0.34 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次

皇帝的新裝 .....	1
幸運的套鞋 .....	10
雛菊 .....	64
堅定的錫兵 .....	71
野天鵝 .....	79
天國花園 .....	109
譯后記 .....	135

6/10/6



## 皇帝的新裝

許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錢都花在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軍隊，也不喜欢去看戲。他也不喜欢乘着馬車去逛公園，除非是为了去顯耀一下他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鐘头要換一套新衣服。人們提到皇帝时总是說：“皇上在會議室里。”但人們一提到他时总是說：“皇上在更衣室

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許多外國人到來。有一天來了兩個騙子。他們說他們是織工。他們說，他們能織出誰也想像不到的最美麗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圖案不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縫出來的衣服還有一种奇異的作用，那就是不称職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見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國里哪些人不称職；我就可以辨別出哪些人是聰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們馬上織出这样的布來！”他付了許多現款給這兩個騙子，叫他們馬上開始工作。

他們擺出兩架織机來，裝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們的織机上什么东西也沒有。他們接二連三地請求皇帝發一些最好的生絲和金子給他們。他們把这些東西都裝進自己的腰包；但是他們却在那兩架空洞的織机上假裝在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們的布究竟織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職的人是看不見这布

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到說过这布料有一种奇異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來測驗一下，他們的鄰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誠實的老部長到織工那兒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誰也沒像他那样称職。”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長就到那兩個騙子的工作地点去。他們正在空洞的織机上忙忙碌碌的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老部長想，把眼睛睜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沒有看見！”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說出來。

那兩個騙子請求他走近一点，同時間他，布的花紋是不是很美丽，色彩是不是很漂亮。他們指着那兩架空洞的織机。这位可憐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睜越大，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的确沒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爺！”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嗎？我

從來沒有懷疑過我自己。我決不能讓人知道這事情。難道我不稱職嗎？——不成；我決不能讓人知道我看不見布料。”

“喲，你一點意見也沒有嗎？”一個正在織布的織工說。

“啊，美極了！真是美妙極了！”老大臣說。他戴着眼鏡仔細地看。“多么美的花紋！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將要呈報皇上說我對於這布感到非常滿意。”

“嗯，我們聽到您的話真高興，”兩個織工一齊說。他們把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紋描寫了一番，還加上些名詞兒。這位老大臣注意地聽着，以便回到皇帝那裡去時，可以照樣背得出來。事實上他也就這樣辦了。

這兩個騙子又要了很多的錢，更多的絲和金子，他們說這是為了織布的需要。他們把這些東西全裝進腰包里，連一根線也沒有放到織機上去。不過他們還是照常繼續在空洞的機架上工作。

過了不久，皇帝又派了另一位誠實的官員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織好。他的运气并不比頭一位大臣的好：他看了又看，但是那兩架空洞的織機上什麼也沒有，他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

“你看這段布美不美？”兩個騙子問。他們指着一些美

丽的花纹，并且还作了一些解释。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

“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决不能讓人看出来！”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他对他们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是的，那真是太美了，”他回去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这样，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在全副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

“您看这不漂亮吗？”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洞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極了！”皇帝說。“我表示十二分地滿意！”于是他就点头表示滿意。他裝做很仔細地看着織机的样子，因为他不願意說出他什么也沒有看見。跟他來的全体隨員也仔細地看了又看，可是他們也

沒有看出更多的東西。不過，他們也照着皇帝的話說：“啊，真是美極了！”他們建議皇帝用這種新奇的、美麗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這衣服親自去參加快要舉行的遊行大典。“真美麗！真精致！真是好極了！”每人都隨聲附和着。每人都有說不出的快樂。皇帝賜給騙子每個人一個爵士的頭銜和一枚可以挂在扣子洞上的勳章；并且還封他們為“御聘織師”。

第二天早晨遊行大典就要舉行了。在頭天晚上，這兩個騙子整夜不睡，點起十六支蠟燭。你可以看到他們是在趕夜工，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們裝做把布料從織機上取

下來。他們用兩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陣子，同時又用沒有穿線的針縫了一通。最後，他們齊聲說：“請看！新衣服縫好了！”

皇帝帶着他的一羣最高貴的騎士們親自到來了。這兩個騙子每人舉起一只手，好像他們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們說：“請看吧，這是褲子！這是袍子！這是外衣！”等等。“這衣服輕柔得像蜘蛛網一樣：穿着它的人會覺得好像身上沒有什麼東西似的——這也正是這衣服的妙處。”

“一點也不錯，”所有的騎士都說。可是他們什麼也沒有看見，因為實際上什麼東西也沒有。

“現在請皇上脫下衣服，”兩個騙子說，“我們要在这个大鏡子面前為陛下換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統統都脫掉了。這兩個騙子裝做把他們剛才縫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給他。他們在他的腰圍那兒弄了一陣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這就是后裾<sup>①</sup>。皇帝在鏡子面前轉了轉身子，扭了扭腰肢。

“上帝，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樣裁得多么好看啊！”大

---

① 后裾（Slaebet）就是拖在禮服后面很長的一塊布；它是封建時代歐洲貴族的一種裝束。現在只有新娘結婚時拖着这么一條白紗做的“后裾”。

家都說。“多么美的花紋！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貴重的衣服！”

“大家已經在外面把華蓋准备好了，只等陛下出去，就可撐起來去遊行！”典礼官說。

“对，我已經穿好了，”皇帝說，“这衣服合我的身么？”于是他又在鏡子面前把身子轉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認真地欣賞他美丽的服裝。

那些將要托着后裾的內臣們，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們真的在拾起衣裾似的。他們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們不敢讓人瞧出他們实在什么东西也沒有看見。

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華蓋下遊行起來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說：“乖乖，皇上的新衣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誰也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看不見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顯得自己不称職，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從來沒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贊。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沒有穿呀！”一个小孩最后叫出声來。

“上帝喲，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說。于是大家把

这孩子講的話私自低声地傳播開來。

“他並沒有穿什么衣服！有一個小孩子說他並沒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也沒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後所有的老百姓都說。皇帝有點兒發抖，因為他似乎覺得老百姓們所講的話是對的。不過他自己心里却這樣想：“我必須把這遊行大典舉行完畢。”因此他擺出一副更驕傲的神氣，他的內臣們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個并不存在的后裾。



## 幸 运 的 套 鞋

### 1 开 端

在哥本哈根的东街离皇家新市場①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有人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被回請的話，他自己也得偶尔請請客才成呀。有一半的客人已經坐在桌子旁玩撲克牌，另一半的客人們却在等待女主人布置下一步的消遣：“唔，我們現在想点什么來玩玩吧！”他們的

晚会只發展到这个地步，他們尽可能地聊天。在許多話題中間，他們忽然談到“中世紀”這個題目上去。有人認為那個時代比我們的这个时代要好得多。是的，司法官克那卜热烈地贊成這個意見，女主人也馬上隨聲附和。他們兩人竭力地反對奧尔斯德特在年鑑上所寫的一篇論古代和近代的文章。這篇文章基本上稱贊現代。但司法官却認為漢斯<sup>②</sup>王朝是一個最可愛、最幸福的時代。

談話既然走向兩個極端，除了有人送來一份內容不值一讀的報紙外，沒有什麼東西打斷它——我們暫且到放外套、手杖、雨傘和套鞋的前房去看一下吧。這兒坐着兩個女僕人——一個年青，一個年老。你很可能以為她們是來接她們的女主人——一位老小姐或一位寡婦——回家的。不過假如你仔細看一下的話，你馬上會發現她們並不是普通僕人：她們的手很嫩，她們的行動舉止很大方。她們的確也是這樣；她們的衣服的式樣也很特別。她們原來是兩個仙女。年青的這個並不是幸運的女神本人，而是替女神傳送

---

① 这是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非常热闹。

② 漢斯(Hans 1455—1513)是丹麥的國王，1481—1513年兼做瑞典的國王。